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



先讀史多。所以看麓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

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予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

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也。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

性理大全卷四十二
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適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謹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

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集義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

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麓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一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五口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在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麓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箇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若天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尙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物。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

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繞高了。便不肯下。繞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

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

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晁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

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李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眈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況也

雲莊劉氏曰李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

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縻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紀梳剖析細入秋豪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所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說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備用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

一而數周矣。易更四望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董氏訂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

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

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

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

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

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

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名。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受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柰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災運垂息自其髮亂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

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子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侯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網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敘。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

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三

小學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



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

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遂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一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冗。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

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占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

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

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詩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

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囁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

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躡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

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尊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

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握。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

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顛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

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為恥，末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少長，須激昂。

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

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

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

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

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塲。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事一作。○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更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不敬主思故有惑。不求
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
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
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
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一。有立
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
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
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
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
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
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
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

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

子問於老聃，長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

礙一作

則濯去舊見以來

求一作

新意，心中苟有

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

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

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

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且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奉。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明。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

毋我。○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俵俵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

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

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未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及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

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會。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

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天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

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未嘗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

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

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

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行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曰。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

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

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功夫。方有

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着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肯做功夫。○學者須於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

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此。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

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

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

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覲。顏子

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作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

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蹉歎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

自可超凡入聖○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苦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

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爲學勿書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

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煖。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

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

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

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採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

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之。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循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三
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
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
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
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
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
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熟熟時
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

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豪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



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

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會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

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曾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

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
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
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爲學之
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
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
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
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
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
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
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
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
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
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
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
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
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
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
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

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為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

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着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

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

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若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

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者有夫婦之理。爲兄弟者有兄弟之理。爲朋友者有朋友之理。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

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

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

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故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籌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

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

見有次序處。

一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

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

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管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

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

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全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

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

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

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豪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

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

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磨鍊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

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

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潛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

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皆肯待人。恐不免但
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
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
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
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
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
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
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
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

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
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
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
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
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
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
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
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

性理大全卷四十四
慮自通知。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着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

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蓋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

去問郊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
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
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
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
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
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
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
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以
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

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為學工夫。以
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
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
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
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
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
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
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

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

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

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為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着。○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沉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虛。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

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

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

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

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律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

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

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

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遂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

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伸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伸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

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

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
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
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
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
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
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
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
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
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
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

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
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
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
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
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
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
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
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
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棟。難底問。是疑後問。

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音聖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苟令廢惰則雖不能常

常盡記衆理而義禮知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空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

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

雜遇事而發。合道理必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

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
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
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
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
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
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
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
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
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
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
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
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
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
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
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
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
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

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骨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

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

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

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會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

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

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

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
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
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
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
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
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

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
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
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
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
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
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
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
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
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
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

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

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而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

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踈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云

恁地兢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

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沉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

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

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

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踈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

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蓋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蓋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

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
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
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
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
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
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序
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
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
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

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
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
不越於敬。敬固在圭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
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
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
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
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
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
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

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

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

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用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

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

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

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

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

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

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

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賸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

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夫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

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着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歛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

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

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爲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入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

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

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日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

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

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為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虛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繇異端邪徑。為

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醇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

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八略如此。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

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壘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

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為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

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

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擁培。非特無以助其生。

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沿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

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由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人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

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况其生而

美者乎。○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汨於卑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徑。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

如蠙。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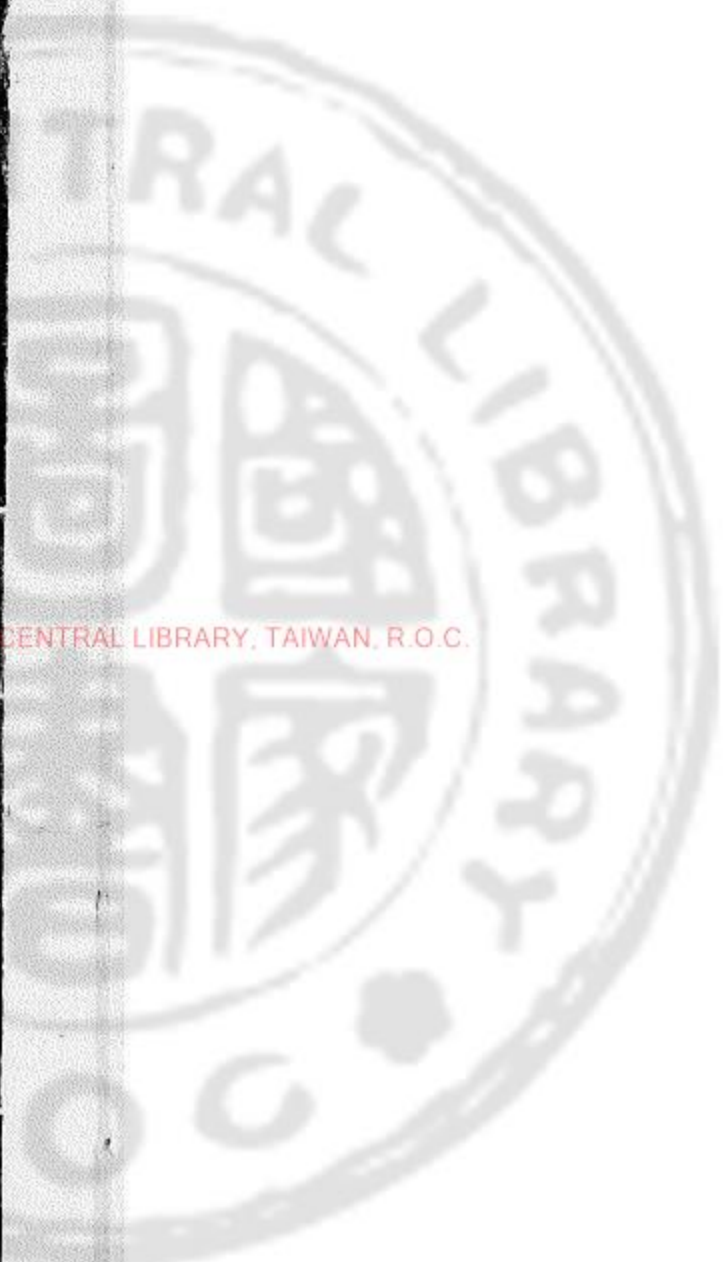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
 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
 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
 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
 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
 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
 ○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

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熟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勿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

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安自然退。

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

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

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

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

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

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

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

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

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自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

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我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

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

性理大全卷之四
六
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問

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袞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

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甚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而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

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
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
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
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
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
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
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
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
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
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
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
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
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
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
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
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
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

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

見得之後又不捨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
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
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
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
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
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
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
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

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
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
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
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
非敬也飾私智以爲竒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
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
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

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

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其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

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



是第_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闢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闢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

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

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

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

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泐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朱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

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
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固不在
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
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
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
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
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
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
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

熙字。

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已之意。熙則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

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
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
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
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
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
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
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
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
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

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

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慾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

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
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
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
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
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
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
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
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
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
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
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
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
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
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
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

性理大全卷四十六
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感。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

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

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

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

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遂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

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

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

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徃徃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

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
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
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
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
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
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
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
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

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
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
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
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
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
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
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
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
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

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習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一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

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

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

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曾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

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
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
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
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
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
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
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
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

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
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
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無許
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
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
我而已。如轉戶
樞。何難之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以下論持敬○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



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

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

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

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

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

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

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有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甘苦涵養既熟。此心湛然。

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

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一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明說仁處大抵

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話。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人。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

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子字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肯

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一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以下論○學者患心慮紛亂不

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

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苦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

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

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

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

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
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
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
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
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
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文欲爲彼此是動時却
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
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
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
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

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
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
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
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
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
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
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
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

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

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晷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

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二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